

李长之 著

道教徒的诗人 李白及其痛苦



辽宁教育出版社

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

李长之 著

新世纪万有文库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/李长之著. —沈阳:辽宁教育出版社, 1998. 3

(新世纪万有文库·近世文化书系)

ISBN 7-5382-5055-7

I. 道… II. 李… III. 道教-影响-李白-诗歌-研究 IV. I207.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02759 号

学术策划	王 土	林 夕	柳 叶	
文库工作室	俞晓群	杨 力	马 芳	王越男
	王之江	柳青松	赵中男	袁启江

总 发 行人 俞晓群

责 任 编 辑 俞晓群

美 术 编 辑 谭成荫

封 面 设 计 陶雪华

责 任 校 对 王 玲

出 版 辽宁教育出版社(沈阳市北一马路 108 号)

发 行 辽宁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沈阳新华印刷厂

版 次 1998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3

字 数 61 千字 插页 1

印 数 1—10,000 册

定 价 3.50 元

《新世纪万有文库》第二辑弁言

《新世纪万有文库》生也逢辰，问世之时，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迈出大步，书业也连带繁荣兴盛，因此初印销数不俗，令人高兴。但也可说生不逢辰：因为某些媚俗的销售方式时下日益成为出版行业的时髦操作手段，走进书市，“爆”、“炒”之声不停，大违筹议这一《文库》时的行销氛围。在这情况下，像《新世纪万有文库》这类图书，究竟应该如何进入市场，迎迓读者，颇劳心神。在这时刻，有明眼人忽然援引马克思名言：“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，而将永远存在……”，以为书业箴诫。我们读之大喜，铭诵再三，并据以拈出十二大字：“不求显赫一时，但愿传诸久远”，成为我们据以继续行进的座右之铭。也因此使我们坚定信心，决心朝这方向不断前进——即使可能出现某种挫折。

既然“传诸久远”成为我们的基本方针，自然需要我们在选题、编纂、排校等等运作上更费心力。第一辑出书后，反应大抵可以，但是批评意见仍然不少。当年《万有文库》定价低廉，我们可说是大体继承下来了；据说当时的某些图书校雠未精，为时人诟病，我们力求避免，但是错谬之处还是可能出现；至于选题，入选之书虽然大多系经名家指点、高手操作，但就总体看，有些不免失诸凌乱（尤以外国文化书系为甚）。凡此种种，我们都认真听取批评，并在调整、改进之中。选题体系严饬，是我们追求的高目标，但就译作而言，因为版权关系，不免为难。就第二辑看，此病仍难消除。不过，当今的丛书，似乎追求系统、完整过多，有时不免因此影响质量。我们想学习巴老等前辈当年创办

《文化生活译丛》的办法，以质为尚，体例为次。自然不可“拉在篮里就是菜”，但是凡是可食的优质营养品，略加搭配，不论次第，纳入“篮”中，而不计较是否可以由此烧出一台完整的“满汉全席”。此种意义上的“菜篮子工程”，读者其许我乎？！

《新世纪万有文库》之能问世，得力于各位前辈学人、专家学者的指点。我们曾将有关各位大名，并诸每册卷首，作为永久纪念。本辑开始，不再印出各位大名，而只是藏诸内心。把书编好、出好，为读者服务得更好，即是我们对各位贤硕的最好纪念和感谢！

一九九八年二月

本书说明

李长之(1910—1978),生在山东利津,长在济南。少年时即好《孟子》、《庄子》和陶诗。1929年入北京大学预科学习,1931年秋考入清华大学生物系,但一年半后转入哲学系,开始他的文学批评活动。在清华求学时代,李长之对古典文化、现代文学和西方美学的兴趣齐头并进,分别著有《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》、《中国画论体系及其批评》、《鲁迅批判》,译有《文艺史学与文艺科学》等。抗战爆发后,李长之先后在昆明的云南大学、重庆的中央大学和国立编译馆任职。教学之余,仍然多头并进,写出了《韩愈》、《迎中国的文艺复兴》、《苦雾集》、《西洋哲学史》、《德国的古典精神》、《北欧文学》等书,并且开始了对司马迁《史记》的研究和翻译康德《判断力批判》的工作。战争结束后,李长之随编译馆到南京,完成《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》。1946年转往北平任教北师大。1949年后,李长之的学术方向主要集中在古典文学上,著有《李白》、《陶渊明传论》、《中国文学史略稿》三卷、《诗经试译》、《司马迁》等。

《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》篇幅不大,但却是一部诗人李白的全面研究,举凡政治生活、思想趣向、文学创作都论涉到了。其中很有一些敏锐的观察,并且作了专题的阐发。比如用两章的文字勾勒了李白的求仙学道及与道教思想的密切关系,比如专章探析谢朓与李白间的诗学脉络,都是以往语焉不详而后来的学人们乐道的话题。至少郭沫若《李白与杜甫》中专列了《李白的道教迷信及其觉醒》一节。书中特别发扬李白的浪漫精神,他的狂与梦、他的寂寞与痛苦、他的一往情深……这一方面固是诗人生命异彩的真实呈现,另一方面也未始不是

作者的主观渲染。作者在清华与杨丙辰教授来往颇密，当时正迷醉于康德至尼采的德国浪漫美学和天才超人理念（他的毕业论文即以康德为题）。1935年他主持天津《益世报》文学副刊时就是主张鼓吹浪漫主义的。西学的影响不仅在观念上，在一本书的写作风格上，作者也以“外国很好的批评文字”为榜样，要“亲切”、“自然”，同时又不失“锐利的透视，耐人寻味的风趣”（《序》）。比较《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》，或许本书少一些严整细密，却更有激情：这里边有学问，但更醒目的是才情。可以说，本书是作者的心灵与诗人的生命交会的结晶，而这交会处就在诗人的那些诗行间。所以作者在《序》里要求读者：“引的诗更要看。”毕竟，“深入于诗人世界中的吟味”是一切有真生命的文学批评最重要的质素。

陈引驰

1997年7月

序

在我的心目中，李白是有一个活泼泼的清楚的影子在那里的。把这个活泼泼的影子写下来，就是这本小书。

这原是我要合并起来写的关于中国五个大诗人（屈原、陶潜、李白、杜甫、李商隐）的一部大书的一部分，所以这小书中也时时以他们五个人作为对照。——屈原、陶潜、杜甫、李商隐，是同样在我心目中有活泼泼的清楚的影子的；我也一定把他们像写李白这样写下来。

现在我请求读者的是，假若你根本不看这本书，我当然没有话说，如果你看，我希望顺次序看，而且不要跳着看，小地方也要看，引的诗更要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本书是一篇整个的有机的长文故。小地方，也关连着整个的意义。施贲格勒 (Oswald Spengler) 不是从些小地方看文化的形态学么？我们何尝不可从小地方看诗人的生命流露？其次，假若你有兴致，我又愿意你一次看下去。

在我新近又重自校正了一遍之后，我很爱这本小书了，你可以看出这是一句心里的话。我之爱，是因为其中有着活泼泼的清楚的李白！我仿佛给李白拍了一个照似的，我觉得相当真，所以我情不自禁地有点沾沾自喜。

我们常读到外国很好的批评文字，那末亲切，有时像家常。——自然，在家常之中，总有锐利的透视，耐人寻味的风趣。难道不能同样写中国诗人吗！为什么一写起来，就总老气横秋呢？这是我不解的。考证，我不反对，考证是了解的基础。可是我不赞成因考证，而把一个大诗人的生命活活地分割于短钉之中，像馒头馅儿。与考证同样重要的，我想更或者是同情，就是深入于诗人世界中的吟味。这些话，我不

敢说 I 作到,可是我是这样希望,这样想法。

书中引诗以繆本为主,有时参以王琦辑注本。

谢谢徐仲年教授,他对这本书有着兴致,又由他得以出版!

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九日,渝州。

【目录】

本书说明

序

一 导论 / 1

- (1) 疯狂, 梦境和艺术世界的相通与相异 / 1
- (2) 李白的本质, 生命和生活 / 3
- (3) 异国的精神教养 / 5
- (4) 游侠 / 9
- (5) 所谓豪气 / 13

二 李白求仙学道的生活之轮廓 / 17

三 道教思想之体系与李白 / 28

四 失败了的鲁仲连——李白的从政 / 39

五 李白的文艺造诣与谢朓 / 59

六 李白: 寂寞的超人 / 65

- (1) 李白的情感生活 / 65
- (2) 李白的友谊 / 67
- (3) 了解李白之杜甫 / 69
- (4) 李白之身后 / 71
- (5) 李白和山东 / 73
- (6) 李白的风度和勤学 / 76

(7) 李白与一般诗人之共同点 / 77

(8) 李白之痛苦 / 78

一 导论

越乎人与兽之上，我生长；
我要说，——可是没人说给我。

我长，我长得寂寞了，我长这么高——
我等待，——可是我什么也等待不着。

是这么近了，我离云端——
我静候着那第一次的雷，闪！

——尼采：《大树之语》

秋来相顾尚飘蓬，未就丹砂愧葛洪；
痛饮狂歌空度日，飞扬跋扈为谁雄！

——杜甫《赠李白》

(1) 疯狂，梦境和艺术世界的相通与相异

我有许多时候想到李白。当我一苦闷了，当我一觉得四周围的空气太窒塞了，当我觉得处处不得伸展，焦灼与渺茫，悲愤与惶惑，向我杂然并投地袭击起来了，我就尤其想到李白了。

游过泰山的人一定可以明白，一见那像牛马样大的石子。就觉得不知道痛快了多少，解放了多少。诗人李白的作品对我

们何尝不是这样？说真的，他的人生和我们一般的人生并没有太大的悬殊，他有悲，我们也有悲，他有喜，我们也有喜，并且他所悲的、所喜的，也就正是我们所悲的、所喜的。然而，然而有一个不同，这就是他比我们喜、喜的利害，悲、悲的利害，于是我们就不能不在他那里得到一种扩展和解放了，而这种扩展和解放却又是在我们心灵的深处，于种种压迫之余，所时时刻刻的在期待着，在寻求着的。

像李白这样的诗人，早经有人说是疯子，或狂人了，我也不反对这句话。不但我，就是李白自己也不反对。你看他说“我本楚狂人，凤歌笑孔丘”，这是他自己承认的；还有，在他作过“搥碎黄鹤楼”的句子之后，因为有人讥讽他，他便又有诗道：“黄鹤高楼已搥碎，黄鹤仙人无所依，黄鹤上天诉玉帝，却放黄鹤仙人归，神明太守再雕饰，新图粉壁还芳菲，一州笑我为狂客，少年往往来相讥。”看他一写到“一州笑我为狂客”的时候，多么得意，多么色飞眉舞，就因为这在他是过过瘾的事呵！不过，疯子和狂人有没有价值呢？这在普通人偶而一想，好像是没有的，其实，太不然了，我敢说任何人需要着疯子、狂人。我只揭穿一句话就够了，就是，疯子和狂人的要求乃是人人所有的要求，不过不肯说出来，不敢说出来，天天压抑着，委屈着罢了。却逢巧有人能替我们冲口说出来了，难道这不是人类的功臣吗？倘若更进一步，不但能替我们说出来，而且拣了那最要紧、最根本、最普遍的给道出来，而且再进一步，乃是把这最要紧、最根本、最普遍的要求，置之于最美妙的艺术形式之中，那末，怎么样呢？这只能说是功臣之功臣了！我们的大诗人李白，却正恰恰是其中之一，而且属于最煊赫的之一！

我们知道一般的疯子、狂人的价值，就更该知道一般的艺术作品的价值，就尤其该知道诗人李白的价值了。

我们在通常生活里，被压抑、被幽闭的已经太多。我们的

生命力，我们的生命上之根本的机能和要求，本来是像汨汨的泉水似的，便也终不能一涌而出，却是日渐减削地为我们的理智、知识、机械生活、人事周旋，所毫无价值地雕琢殆尽了。可有一个地方能够为我们稍为慰藉的吗？也许有。这就是梦境了，在梦境里，我们或者可以有真情的笑，或者可以有感激的哭。——在那一刹那，那算是活的自我！

疯子、狂人，有价值。梦也有价值。不过疯子和狂人，那表现是粗糙的，是没有分别，没有轻重没有选择的，梦的表现又是支离的、破碎的、偶然的、太飘忽而不能把握的，况且最苦的尤其在它是不能客观化，成为第二人同样可以用作解救的凭藉的。然而满足了这所有缺憾的，却有伟大的艺术品，担承了这种工作的，便是伟大的艺术家。

(2) 李白的本质：生命和生活

我说李白的价值是在给人以解放，这是因为他所爱、所憎、所求、所弃、所喜、所愁，皆趋于极端故。

你打开他的诗集吧，满满的是：

荷花娇欲语，愁杀荡舟人！——《渌水曲》

溧阳酒楼三月春，杨花茫茫愁杀人！——《猛虎行》

白浪如山那可渡，狂风愁杀峭帆人！——《横江词》

五色粉图安足珍，真山可以全吾身。若待功成拂衣去，武陵桃花笑杀人！——《当涂赵炎少府粉图山水歌》

地白风色里，雪花大如手，笑杀陶渊明，不饮杯中酒。——《嘲王历阳不肯饮酒》

月色醉远客，山花开欲燃，春风狂杀人，一日剧三年。——《寄韦南陵

冰余江上乘兴访之遇寻颠尚书笑有此赠》

恨不三五月，平湖泛澄流，此欢竟莫遂，狂杀王子猷。——《答裴侍御
先行至石头驿以书见招期月满泛洞庭》

划却君山好，平铺湘水流，巴陵无限酒，醉杀洞庭秋！——《陪侍郎叔
游洞庭醉后》

罗袜凌波生网尘，那能得计访情亲，千杯绿酒何辞醉，一面红妆恼杀
人。——《赠段七娘》

什么愁杀、笑杀、狂杀、醉杀、恼杀，这些极度的夸张的字眼，在别人是不常用的。这在一方面看，可以认为是像李白的一种口头禅似的了，在不经意之中，就总是这样夸大惯了罢了，然而另一方面看，却可以见出有他的性格所以使之然者在，正因为他内心里的要求是往往强烈的，所以他即使在不经意的时候也就如此流露而出了。

倘若说在屈原的诗里是表现着为理想 (Ideal) 而奋斗的，在陶潜的诗里是表现着为自由 (Freiheit) 而奋斗的，在杜甫的诗里是表现着为人性 (Menschlichkeit) 而奋斗的，在李商隐的诗里是表现着为爱 (Liebe)、为美 (Schönheit) 而奋斗的，那么，在李白的诗里，却也有同样表现着的奋斗的对象了，这就是生命和生活 (Leben)。

就表面上看，似乎李白所表现的不是人间的，杜甫所表现的才是人间的，然而倘若更进一步看，却不禁令我们惊讶地会发现出：李白诗的人间味之浓乃是在杜甫之上的。杜甫只是客观的，只是被动的，以反映那生命上的一切，当然，杜甫的成功不为不伟大，不过，李白却同样伟大，只是被铸造于不同的典型而已，在李白这里乃是，决不是客观地反映生活，而是他自己便是生活本身，更根本地说，就是生命本身了。

只是他要求得太强烈了，幻灭、失败得也太利害了，于是各方面都像黄河的泛滥似的，冲决了堤岸，超越了常轨。因此一

般人在他那里欣赏其过分夸张，出奇者有之，得到一鳞一爪的解放者有之，但很少有人觉悟到他在根本上乃是与任何人的心灵深处最接近的，换言之，他是再普遍也没有了，甚而说是再平凡（倘若平凡不是一个坏意思）也没有也可以了（看本书第六章）。有一颗滚热的心，跳跃在他每一首，每一句，每一字的作品！

我们姑且这样说吧，就质论，他其实是和一般人的要求无殊的，就量论，一般人却不如他要求得那样强大。

(3) 异国的精神教养

一般人没有他要求得那样强大，这尤其和一般的中国人的生活态度相去很远。单就这一点论，他倒有点像屈原，那精神乃是有点欧洲意味的。

逢巧又是他从小生长在国外，这是一件颇耐人寻味的事。因此有人怀疑到他的国籍上去了，不过我看倒是没有好大问题的，关于他的籍贯的种种记载，我看除了后来太凭想像的以外，大都可信，而且没有冲突。因为现在我们所据的材料，除了他自己说过的话以外，可靠的就是李阳冰的《草堂集序》，魏颢的《李翰林集序》，刘全白的《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》，和范传正的《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》。他自己的话当然是最可信的。李阳冰和魏颢也都是和李白同时代，而且很熟悉的人，尤其李阳冰，乃是李白的族叔，到李白死时，他们还在一块，他这序文，即作于宝应元年十一月乙酉，也就是公元七六二年，这年和月就是李白死的年和月，可见是马上作的了，不会他不知道的事情，隔了多少年，后人却更能够详细起来。刘全白的

《谒记》作于贞元六年(公元七九〇),也相隔不久,他是为崇拜李白的当涂县令顾游秦作的,当涂这地方也就是李白死的地方,因此见闻也不会太差。范传正的碑文作得稍后,在元和十二年(公元八一七)正月,不过他也还见到过李白的孙女,他的先人和李白还是朋友,那末他的见闻也不能不算真切了。

李白自己在《韩荆州书》里说:“白,陇西布衣。”在《上安州裴长史书》里说:“白,本家金陵,世为右姓,遭沮渠蒙逊难,奔流咸秦,因官寓家。”又在《赠张相镐》的诗里说:“本家陇西人,先为汉边将,功略盖天地,名飞青云上,苦战竟不侯,富年颇惆悵。”这不但是说他的籍贯,并且还及于他的先人,看语意大概是指李广的,李广正是陇西人。他又有《送舍弟诗》:“吾家白额驹,远别临东道,他日相思一梦君,应得池塘生春草。”萧士赧关于白额驹有注,说是用凉武昭王的故事,武昭王薨,正是李广的十六世孙。金陵大概是他远祖上偶而居住的地方罢了。那末,据他自己承认的是陇西人了。

李阳冰、魏颢、范传正的记载也都相同,只有刘全白说他是广汉人(广汉在四川,指唐代的绵州,汉时绵州属广汉郡,现在在成都以北绵阳附近),不过这也没有大冲突,陇西是他的原籍,广汉是他的寄居。在他自己所谓遭难奔流的话,在李阳冰、范传正也都有记载,李说:“……世为显著,中叶非罪,谪居条支,……神龙之初,逃归于蜀。”范说:“隋末多难,一房被窜于碎叶,流离散落,隐易姓名,故自国朝(唐)已来,编于属籍,神龙初,潜还广汉,因侨为郡人。”条支、碎叶都是现在属于苏俄中亚细亚,楚河(Chu River)的地方。在李白只说奔流咸秦,他们却说到条支、碎叶,我想这一看李阳冰、范传正所谓“逃归”,所谓“潜还”就可明白,大概有多少违犯禁令的意味,因此我们的诗人便不愿意直说了。

我们就现在所知道的事实论,倘若像从前人所认为的李白